



开

寻封梦夕

KAIFENG  
XUNMENG

•金聚泰 编  
•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## 内 容 提 要

开封，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。她不啻是一座蜚声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，而且也曾哺育过数以千计的人才。收集在此书中的三十七篇精美散文的作者，都是在国内、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教授、作家、诗人、出版家、记者、编辑，他们以炽烈的思情、深沉的怀念，流畅的笔触，或记叙学习生涯，斗争风雨，师长教诲，挚友情谊，或描绘名胜风光，风土人情，小吃夜市，艺海情趣……透过字里行间，人们可以窥见游子当年在古城留下的足迹和那令人心醉神迷的“梦”。

# 目 录

书前赘语（代序）………金聚泰（ 1 ）

## 〔故乡月〕

- 忆开封故乡…………肖 劳（ 6 ）  
汴京风情录…………程民生（ 7 ）  
续汴京风情录…………程民生（ 13 ）  
阿诺河畔的乡思…………鲁枢元（ 19 ）  
难忘的开封女中…………葛 德（ 22 ）  
艺术的翅膀从古城起飞……翟俊杰（ 27 ）  
这片土地曾给我艺术薰陶  
…………王品素（ 32 ）  
开封，我的根之所在……赵国斌（ 35 ）  
如琴湖 杨家湖…………齐遂林（ 40 ）

一个充满蕴藉的古城 ..... 艾 云 ( 44 )

〔故地情〕

- 怀开封 ..... 曹清华 ( 55 )  
她是我第二故乡 ..... 苏金伞 ( 59 )  
古城，那个属鸡的小弟弟 ..... 茹志鹃 ( 65 )  
十年风华最难忘 ..... 曹 克 ( 74 )  
初到开封 ..... 李庭荃 ( 79 )  
青春的回忆 ..... 青 劲 ( 82 )  
我心中的城 ..... 李根红 ( 87 )  
开封给我的印象最深 ..... 李 晔 ( 92 )  
我爱开封天、地、人 ..... 项 项 ( 95 )  
昔日杨郎又重来 ..... 杨晓杰 ( 98 )  
书店街感怀 ..... 郑克西 ( 104 )  
开封寻梦 ..... 庞嘉季 ( 108 )

〔故都梦〕

- 汴京的星河 ..... 叶文玲 ( 113 )

走出国门 想起开封	马鹤青	( 119 )
包公湖情思	王大海	( 125 )
汴京三咏	石 英	( 129 )
故国神游	贾 纺	( 136 )
此情依依在开封	刘 忠	( 141 )
大河唤诗情	金聚泰	( 146 )
汴梁古城漫步	高树西	( 152 )
开封和我	刘丰刚	( 157 )
小巷觅趣	夏 影	( 160 )
外国人眼里的开封		
	(美)帕奇等	( 164 )
客汴小记	高 飞	( 169 )
思绪飘飘绕古城	余 非	( 173 )
我期待着成为开封的		
“编外市民”	齐岸青	( 178 )
惜别开封	张廷竹	( 182 )
后记	金聚泰	( 187 )

## 书前赘语（代序）

吃了二十几年开封饭，总觉得应该为这个城市作点什么，否则，便日日若有所欠。但我不 是工人，不能制造机器；不是农民，不能种植菽粟；不是教师，不能授业解惑；不是工程技术人员，不能划线绘图……然而，我有一支笔，一支虽然笨拙但却并不懒惰的笔；还有一块“地”，一块决非私有但却受命经营的“地”；更有一颗心，一颗已不年轻但却博动有力的心。笔的名字叫编辑之笔；“地”的名字叫开封日报《星期刊》之地；心的名字叫爱国爱家爱开封之心。因之，我便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耕耘、播种、收获和这本薄薄的奉献。

开封有什么值得人爱的？我说不清。许许多多比我高明的人也都说不清。是李后主那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！”的深长忧叹吗？是赵匡胤那陈桥兵变、黄袍加身的枭雄胆略吗？是潘杨湖那潘浊杨清的神奇

传说吗？是包公湖那小舟轻漾，金光跳跃的夕照晚烟吗？是青砖灰瓦、小楼褐扇、槐荫交迭的街巷的古朴清幽吗？是小杂院里嘘寒问暖、笑语声喧而又人情错杂的曲折幽深吗？是夜市上五味飘香、锅碗嘈切、韵味悠长的声声叫卖吗？是迭经战火刀兵却宁摧不苟的古城墙的傲岸苍雄吗？是铁塔的挺拔、龙亭的巍峨、相国寺的宏丽、禹王台的野趣、柳园渡的涛声吗？……或许是，也或许不是。总之，它象一部深蓝色封面、古旧渊深的线装书，既读不很懂，亦说不很清，但它的诱惑力却是不容置疑的。无论是在这里长期居住过、生活过的人，还是偶尔在此有过一次小住的人，在感情上都曾莫名其妙的被它俘获过，一提到它，总有一种依依怀恋却又难以名状的别样心情。的确，它虽不象某些现代都市那般姿容俏丽，妖娆出众，却也没有它们那份可以一眼洞底的简单与浅薄；外庄内慧，意蕴丰厚，秀在其中。难怪乎那些受到过它的熏染、陶冶，蒙受过它的恩泽的人，不管日后有了多大的名声，对它总是情思绵绵，梦魂牵萦。

但这都是我后来才认识到的。以前我只知道它曾哺育过数以千计的人才，作为这个城市中的一个报人，我有责任、有义务通过这些人海中的佼佼者，折射出这座千年古都的明亮光辉。因此，一九八四年岁尾，我曾怀着谦恭之心，以编辑室全体采编人员的名义，向他们发出了一份名为《故地致书》的约稿信。信曰：

××同志：

开封，既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，也是培育人

才的温馨摇篮。古往今来，曾有无数知名之士濡染于此，发轫于此，鹏飞于此！她，抑扬过您的书声，孕育过您的抱负，印下过您的足迹，留下过您绵长的回忆……迄今，您当年就读于此的多种轶闻，您笔墨纵横的各类篇章，您漫漫征程中的一次小驻，您外出旅游时的偶然光顾，您为之奋斗、解放、改造、建设所建树的功绩，仍传诸巷里，引为美谈。

全国发行的《开封日报·星期刊》，非常希望您在百忙之中拨冗去杂，将生命长河中的鳞光片羽，穿缀成篇，以飨读者。本刊为您设置的有《我和开封》、《峥嵘岁月》、《故园情》、《戎马生涯》、《汴城旧事》、《老报人的回忆》、《文学书简》、《夕拾花》、《向家乡汇报》、《旅途一瞥》、《开封留踪》、《我的业余生活》、《我的星期天》、《灯下漫笔》、《域外风情》、《绿水青山》（游记）等多种栏目。倘这些仍不足以使您表情达意，将根据您的来稿，另作增辟。此外，本刊还辟有综合性文艺副刊《柳园》，盼您将案边锦绣，割裁一二，以增光彩。尤其欢迎您将近年来出国出访中的所见所闻，随感随想以及日常生活中您认为值得为之一书、一议、一拍、一画的诗词、文章、照片、书画，春水长流、源源惠寄。

限于精力，囿于眼域，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在开封生活、工作和战斗过的同志都有所了解，盼您能在与这些昔日同窗、老友、文朋、诗侣、同事或战友的交游与信函中，代致此意，殊为感激！

限于版面，来稿不宜太长，以不超过一千五百字为宜。如不尽意，可篇分上下、或另立标题。当然，如确需长者，亦可不吝篇幅，因文制宜。

为了能使读者对您有更多的了解，和将来条件成熟时汇编成册，请不要忘了寄稿时附上您的小传（或简历）及使您感到满意的生活照或工作照。阅文睹影，将会使编者、读者倍感亲切。

得便欢迎您重游旧踪，再临故地。我们有暇时也一定前往芝堂兰室，或您的工作重地，拜识尊颜，领受教益。

顺祝您和您的全家  
工作愉快、身体健康  
诸事如意！

### 《开封日报·星期刊》全体采编人员敬启

信是发出了，但却不敢指望有多大回声。因为被约稿者不是文坛名流，便是别路精英，都是些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人，肯否屈尊下顾一张地方小报，颇堪怀疑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传书不久，居然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反馈，寄稿的，复函的，馈赠书画的，源源而至，字里行间，无不流溢着对这块积淀丰厚的文化古城浓烈的思情。它使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“以开封的名义”所具有的伟大号召力。

收集在这本书里的不少篇章，就是这封约稿信带来的“收益”。也有一部分是从兄弟刊物上采集的。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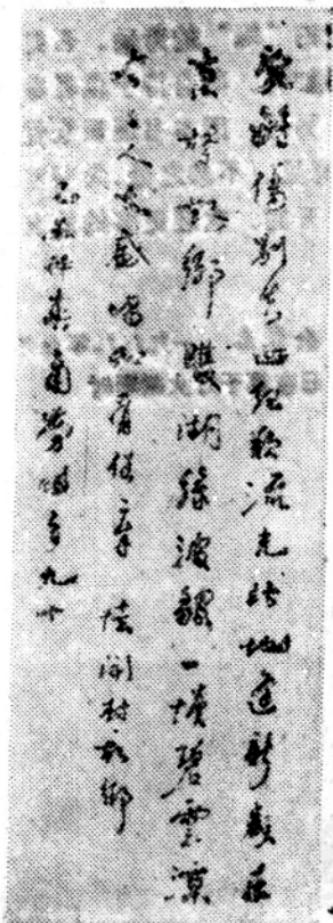
过，为了统一本书的风格，我对某些文章的首尾作了一些必要的删动，有的则重新为之编拟了标题，如《她是我的第二故乡》、《十年风华最难忘》、《昔日杨郎又重来》、《开封寻梦》、《开封，那个属鸡的小弟弟》、《思绪飘飘绕古城》、《小巷觅趣》等等。因为本书既谓之“编”，就要付出一定的“编”的劳动，否则，岂不成了“辑”了？至于编得如何，则有待于读者裁评及各位文学前辈慧眼一识了。另外，因本书编辑仓促，在改动时，未能向原作者征求意见。不恭之处，尚望鉴谅。

白发多盼，游子多梦，开封，欢迎更多的故友新朋到此作客，到此寻梦！

金聚泰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七  
日夜草于灯火阑珊时

# 忆开封故乡

肖 劳



乱离伤别去，  
四纪叹流光。  
北地逢新岁，  
东京梦故乡。  
双湖绿波皱，  
一塔碧云凉。  
今日人文盛，  
唱和有佳章。

## 【作者简介】

肖劳，男，本名锺美，1895年生，著名书法家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，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社长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# 汴京风情录

程民生

久在异乡客居，时常有人问“府上可是……？”的问题。最初别人一问，我便来劲，总是昂首挺胸，堂堂正正地宣告：“我，河南人！”然后，不失泱泱中州大省之风度，关注一眼那些边远省份的不幸者，看他们是如何地自惭形秽。然而，我竟见他们做撇嘴状！唉，河南是中华的摇篮，人长大了，对摇篮似乎就不感兴趣了。后来，我老实多了，再逢人问，便不无谦卑地降格以售：“小地方，见笑了，开封。”

“开封？！”问者为之一振，坐直身子，显出几分恭敬：“听说贵市饭店里，服务员还是称顾客为‘客官’？”没想到歪打正着，社会效果极佳！怪不得有些专著把开封称作摇篮上的明珠。人们可以对摇篮不感兴趣，这颗明珠却在人心中悬挂。总结经验教训，我进而改称“东京汴梁人！”唬得人一惊一乍，弄得好时，还能收到经济效益——

坦然受一支敬来的香烟——祖上的福荫不浅哪。

可不是！有眼有耳者，谁不知开封。想当年，开封是地球上富丽甲天下，有百余万人口的独一无二的大都市。后因朝廷腐败，开封受到株连，免去京都的乌纱，屈居省府职位。由于出身高贵，资历富赡，首善一省，是驾轻就熟。到了五十年代，又让贤给年富力强的郑州，退居二线。享尽了荣华富贵，对宦海浮沉，开封不在乎。开封的地位是历史地位，不用查经史子集，单是市区的地名，就是一部方志：古吹台、游梁祠，可见开封的古老；双龙巷、卧龙街，可见帝都的传奇；教经胡同、延寿寺街，可见古城的宗教斑迹；文庙街，书店街，可见开封的文明气息。说明开封繁荣的，有山货店街，鹁鸽市街；说明开封权威的，有龙亭区、省府街；再者，胭脂河街，不显出开封的浪漫色彩吗？演武厅街不显出开封的尚武精神吗？

俗话说：城古槐根出。槐树与古城有不解之缘。要知道，上古时钻木取火，冬天即用槐木。开封虽历经大劫，然古槐尚有。而合抱、盆口之粗者，郁郁葱葱于街道两旁，虎踞龙盘于深巷小院，其形古拙，其状苍老，旧叶绿得近墨，新叶嫩的透亮。微风抚摇，津津分泌出清涩的芬香。尤其近代又新栽了不少洋槐，逢花开季节，那股甜香呵，更是沁人肺腑。眼昏吗？看一看槐稍翠霞；气闷吗？闻一闻槐花郁香；失眠吗？槐荫下，可美梦南柯；积食吗？槐花儿，可蒸拌而飨。槐树呵，是古城传家的翡翠带、祖母绿！

绿荫环抱着的中心，是大相国寺。这是与少林寺、白马寺、龙门寺齐名的河南四大伽蓝。想想看，哪个寺院不是在深山，就是在静地！唯有大相国寺，在闹市中心。南方有道名菜，美其名曰“佛跳墙”：太香，佛爷耐不住，跳墙就餐。当年开封太繁华了，僧侣们索性侨居闹市，饱尝人间烟火。开封的佛，是入世的佛。尤为特别的，是那尊八角琉璃殿里的佛像，竟是千手千眼，显得多么能干、繁忙。这让外人看来，会惭愧自己眼不够用，进化得太慢。开封人见得久了，激励着自己变得更加聪明、灵巧。要不，开封怎那么多“巧八仙”、“十二能”、“百事通”！神是人造的，千手千眼佛是开封人接自己的能耐造的。近十几年来，开封人又把相国寺改造成了公园式的文化中心，足见文化在开封人心中的地位。

说相国寺在市中心，还因为它正夹居于繁华的商业区之间。东边是马道街，地位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；西边是“二马道”，风格近似于广州的高第街，而有远过于高第街者：咳唾风云的说书卖艺，这是宋代东京瓦子的牙种；汗牛充栋的书肆，显得比充斥高第街的铜钱味多了书香兰气；物美价廉的小吃，使“食在广州”的高第街为之惭愧。开封小吃风靡天下，看一遍，使人肠痒涎流；吃一遍，便便大腹里就制满了香肠。腆着肚子，掏掏腰包：“老师，接过钱！”“老师”头也不抬：“拿住呗，吧！丑气啦，走哩不是？”

你听听，开封人送客，不象北京人说“回见”，也

不象广州人说“慢走”，偏说“走哩不是？”用疑问句，透着留恋、惋惜。这是开封的人情味。这在邻里朋友之间尤为浓烈，别人帮你忙，你道声“谢谢！”那就犯了忌讳，对方满面不快：“咄！外气啦不是？咱们兄弟们，谁跟谁？”“弟兄们”，又异于外地的“哥儿们”——正经八百的，则称“兄弟”。如有位干部对一犯错误的人进行政策攻势，就是热乎乎地说：“兄弟！有啥事儿情交待啦，咱俩了嘛，是不是兄弟？！”对方把胸脯拍得山响：“嘿！哥哥！你一句话，说咋喽（就）咋喽！”这些情态，用别的话就讲不出这个味道。想当年，这是京腔；至如今，也是标准的中州韵。外地人士评论开封话“哇呼”，显然是不谙其中三昧。开封话爽快、响亮、热烈，若再有点沙音，那就更是开封的根。地方戏是方言、民风的代表，豫剧中的祥符调，即以高腔为本，以激昂高亢、大起大落为特色，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开封人的个性。

昂扬、直爽的理性化是正义，感情化是热烈。开封的老汉通达，小伙仗义，老太太热情里透出精明，姑娘泼辣中饱含温情。开封人爱管闲事，见人有难，总要援之以手，路见不平，不会置若罔闻。我见到一位清瘦老者，在包府坑畔推着几车，哼着《包公辞朝》，忽听到身后老远的地方，有二位半大孩子大打出手，忙丢开孙子，返身请准：“弄啥弄啥哩？老弟，少说两句算我哩，走吧走吧！”

开封人社会化强，合群抱团，热衷交际，注重情义。素不相识者，可在街头热呼呼地撞上一阵，把祖宗三代

的老底都抖落出来，此为开封民俗特色“见面熟”。一年四季，常有七丛丛的老汉，八簇簇的老太在街头的一些风水宝地上，凑在一起闲话桑麻，在苍苍白发中翻寻少年的绿色。至于中年汉子和青年小伙，更是不择时而聚，那就离不开酒了。开封人不叫酒宴、酒席，而叫酒摊儿，可见是多么随便。开封的小酒馆之多，恐怕是数得着的，但仍常有人满之患。搬运工到此，停车坐爱烧酒美，以加酒为加油；小青年下班，顺手扯几个朋友抿二两。喝得痛快，两摊会并成一摊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；喝得不顺，奶奶，一摊分成八瓣，这当然有些不雅，有伤和气，甚至有碍治安。我认识位黑壮青年，与好友喝酒。那位仁兄不耐杯中物，要起酒疯，非要揍人发泄。这位青年赶走其它人，端坐于仁兄之前，饱尝一阵耳光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：“哥哥！你打！别打人家，打我！打、打，打了心里痛快点不是？谁、谁叫咱弟兄俩好哩！”这股劲头，没法儿说！也难怪，这是北宋京城，有《水浒》遗风，不乏呼保义的后代，鲁智深的徒孙。到了节日里，更是家家飘酒香，呼兄唤弟，吆五喝六，其乐融融。说起来，开封并不象东北，需要以酒御寒，开封的酒风，实在是古风呵。

开封有着厚厚的历史尘迹。铁塔、相国寺、繁塔，是佛教遗物；延庆观是道教残余，龙亭也属道家；东大寺是伊斯兰教的标记。但现在的开封人难能可贵的是尊古而不迷信，珍视历史而勇于创新。开封任过数百年首都，又当过数百年省府，且处于中州平原地带，南来北

往，东进西去，汇萃百家，迎送万方，开封不狭隘，不偏激，不沉溺于什么宗教，也不保守排外。接纳外来的事物，又不表示过分的惊奇。开封，不卑不亢，气度恢宏！比如说吧，现在正一方面修复古迹，继承发扬优良的传统和文化，以待万方；一方面要发展现代工业，开拓新路，以重振雄风。近几十年来，在城东新建了“新开门”，又冲开了宋门洞，前几年又在东北城墙插出条大道，老树抽出了一条条新枝。东南之郊蓬勃发皇，完全是一派新城的吉相呵！那萦绕脑海中八百年的京华美梦，哈哈！正从席梦思床上走下来，在古城中定格，在四郊化出……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程民生，男，开封人，广州暨南大学《宋史》研究生，现正在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